

长治奋进者

“我愿永远做那个托起花瓣的人”

——记山西省助残先进个人韩秀丽

文/本报见习记者 牛佳锡

“苹——果！”上午8时，长治杏林康复医院的言语教室里，韩秀丽跪在软垫上，举着苹果模型，一字一句引导男孩模仿口型。中午，她匆匆扒了口饭，又准时出现在直播间，屏幕那头，许多特殊孩子的妈妈正等着她答疑——“孩子不肯开口怎么办？”“康复训练在家怎么练？”她柔声细语，一一为家长们答疑解惑。

在这里，她是院长，更是孩子们口中的“韩妈妈”。十五年来，她用爱与专业，一点点拨开残障孩子们的阴霾，托起一个个跌入困境的童年。

“最开始选择这条路，是因为一个患者的妈妈。”回忆起与助残事业的缘起，韩秀丽的声音总是格外柔和。

2008年，彼时刚成为母亲三个月的她，对“妈妈”二字有着格外深切的共情。那年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，她亲眼看到一位母亲抱着重度脑瘫的孩子，想带孩子出门过个节。孩子肢体僵硬无法坐稳，母亲只能一手托着孩子的腰，一手拎着沉甸甸的辅具袋，走两步停一停，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。可最终，孩子还是因为无法适应外界环境哭闹不止，母亲只能红着眼眶，一身狼狈地将孩子抱回医院。

“那一幕像根刺扎在我心里。”韩秀丽说，“我也是妈妈，知道看着孩子受苦却帮不上忙的滋味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想，能不能为这些孩子、这些家庭做点什么？”

带着这份初心，韩秀丽踏上了助



韩秀丽在给小朋友做康复训练。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残之路，却没想到，这是一场充满风雨的跋涉。

最初的康复中心设在瓦窑沟村的民房里，只有三个老师和一个孩子。由于资金短缺、场地问题等，她的康复机构经历了七次搬迁。2015年春天第五次搬家时，韩秀丽第一次感到撑不住了。面对满屋的教具和茫然无措的教师，她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无声落泪。

“那天接到通知，要求必须搬离。”韩秀丽回忆，眼眶依然湿润。“140多名特殊孩子，40多名员工，去哪儿？”那一刻，她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

压力。哭完了，擦干眼泪，她连夜联系社会各界寻求帮助。

“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打遍了所有能想到的电话。”最终，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，他们渡过了难关。

“我们可以没有固定场所，但不能没有康复的信仰；可能暂时缺资金设备，但永远不会缺失对孩子的责任。”这句话，成为她和团队最坚定的精神底色。

沟坎没挡住脚步，信仰却开出了花。今年秋天，有29名孩子离开康复中心，进入幼儿园、小学开始正常的生活学习，这是韩秀丽最欣慰的时刻。

“每次看到孩子从这里迈向新生活，我就觉得这一切的坚持都值得。”

为了让残障孩子真正融入社会，韩秀丽创新构建了“医教康养与辅助性就业”四位一体服务体系。她开发出《儿童功能性能力评估量表》，通过情景模拟帮助孩子掌握穿衣、进食等基本技能；打造山西省首个“康复机构—资源教室—普通学校”三级转衔模式，成功让100余名特殊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就读；她还细分手工、餐饮等职业方向，建立三年就业辅导员跟踪机制，助力50余名大龄智力障碍青年实现就业。

更让人暖心的是，她特意把医院的后勤岗位留给残障儿童家属——如今，医院80%的后勤员工都来自特殊家庭。“韩院长不仅救了我的孩子，也给了我们全家继续前行的勇气。”残障儿童小辉的母亲王阿姨说，在这里，大家既是同事，更是互相支撑的“家人”。

今年8月，韩秀丽荣获“山西省助残先进个人”称号，站在新的起点，她又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：科技赋能康复、深化社会协作、政策倡导与人才培养。“未来我们将引入人工智能评估系统，联合企业开发更多就业岗位，推动完善残疾人职业转衔政策。”

康复教室里的训练仍在继续。一个小小姑娘踉踉跄跄走向韩秀丽，她蹲下身，张开双臂，目光温柔而坚定。“每一个生命都有绽放的权利，而我，愿永远做那个托起花瓣的人。”她说。

用微光点亮山区学生求学路

——90后教师董晓倩以青春赴“乡约”

本报记者 马嫣婕 通讯员 秦明

探索适合山区孩子的教学方法。

她先是引入一款班级管理软件，精心设计了一套“学分激励体系”，提前预习加2分、主动打扫卫生加1分、个人卫生习惯良好加1分，反之，不完成作业则会相应扣分。这套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激励机制，很快点燃了孩子们的积极性。与此同时，她彻底放下老师的“架子”，从和学生交朋友开始，课后耐心解答他们生活与学习中的困惑，帮基础薄弱的孩子查漏补缺。为了让数学课更生动，她还带着学生动手做教具，用硬纸板、木板拼出三角形、四边形框架，让抽象的几何知识变得可触可感。

努力终有回报。一段时间后，班里听课专注度明显提升，作业完成质量也大幅改善；一年后，她所带班级的数学成绩在全县调研考试中名列前茅。董晓倩从不止步于现有成绩，只要有培训、比赛、公开课的机会，她总是第一时间报名。2023年10月，她参加运城学院“国培计划”送教下乡培训，向优秀前辈学习高效教学方法；2024年10月，她代表学校参加壶关县连片教研活动，提前半个月修改课件，让同事帮着磨课，最终成功展示公

开课，赢得领导与同行的一致好评。

董晓倩出生于石坡乡的一个农村，因此她也更懂山区孩子的渴望。2023年，她所带班级的一个男生，因父母早逝，由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抚养，家中困难。董晓倩看在眼里、疼在心里，她成了这个男生的“特殊守护者”——饿了给买牛奶面包，天冷了送新棉鞋，还时常给他添置学习用品。课堂上，只要他举手回答问题，董晓倩总会第一时间表扬，课后还会帮他补习。

“教师节那天，他塞给我一张纸条，写着‘你是我遇见的最好的老师，我以后有本事了一定报答您’。”董晓倩至今记得纸条上的字迹，而更让她欣慰的是，那年期末考试，这个男生的数学成绩从20多分提升到60多分。

教育路上并非一帆风顺，董晓倩也曾因家长的不理解而失落。有次她留基础差的学生放学后辅导，却被家长找到班里抱怨“耽误时间”。但她始终记得“教育需要家校社合力”，没有因质疑而放弃，依旧严格要求每一个学生，也坚持耐心与家长沟通。她还每月定时走访留守儿童和住宿生家庭，帮孩子们解决实际困难。就像她



董晓倩正在辅导学生作业。
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所说：“我不仅想帮他们提高成绩，更想让他们在欢声笑语里健康长大。”

三年来，除了寒暑假，董晓倩几乎每天都守在学校，用爱心、耐心与责任心陪伴着孩子们。如今，她不仅收获了学生的依赖、家长的信任，更成了石坡乡中心校里不可或缺的“光”，这位90后的青年教师正用青春力量，践行着与乡村的“美丽约定”。

“张桂梅老师的故事，是我逐光而行的起点。”董晓倩坦言，在大学期间偶然了解到华坪女高的事迹时，她被深深震撼。“如果能陪乡村孩子走一段路，给他们带去哪怕一丝光亮，这一生就不算碌碌无为。”带着这份信念，她走进了壶关县石坡乡中心校的校门。

初到学校时，现实的挑战比想象中更艰难。这所偏远山区的寄宿制小学仅有6个班级，生活条件相对简陋。学生们的基础也参差不齐，不少孩子因身体缺陷需要老师额外照顾，但董晓倩没有退缩。

根据学校安排，董晓倩接手了五年级的数学课。第一堂课她便发现，班里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孩子占比很高，大多由祖辈照顾，不少学生听课不专注、作业拖沓，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。为了改变这一现状，董晓倩开始